

散文

爷爷的星光

苏韵棠

每次想起爷爷，记忆里最先冒出来的，总是那碗“喜面条”的香气。

喜面条是用小麦面擀的，碗里漂着翠绿葱花，淋着小磨香油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豫东农村，这碗面分量不轻——谁家添丁进口，就得端着它给宗亲报喜。

母亲生三个姐姐时，都挨家挨户送过喜面条。宗亲们接过面，满脸是笑，连声恭贺，唯独送到爷爷奶奶那儿，光景不同。父亲总是端去两碗，奶奶欢喜接着，爷爷却皱着眉扭过脸，重重甩下一句：“搁一边去。”后来听奶奶说，爷爷一口都没吃过那面。

直到我出生。

正值收秋种麦大忙时节，爷爷每天都在生产队打麦场忙碌。那天，八岁的大姐捧着喜面条，一路小跑找到他。“爷，吃饭了。”大姐怯生生地说。爷爷头也不抬，瞥了一眼，说：“放地上吧。”大姐记着母亲的叮嘱，急忙补了句：“爷，这次我添了个小弟弟。”“啥？真的？”爷爷猛地抬头，眼里亮了光，“把面端过来，我喝！”

大姐后来总说，爷爷几乎是抢过那碗面，呼噜呼噜喝得一滴汤都不剩。

这是我与爷爷的第一次交集，借着一碗喜面条。后来我才懂，爷爷不是不疼孙女，只是那时的农村，家族里没个男丁，就像房子少了大梁。我出生那天，爷爷不光喝光了喜面条，还提前收工，在院里老槐树下抽了三袋旱烟，哼了一晚上梆子戏。

我与爷爷真正亲近，是在三岁那年。二弟出生后，家里两张床挤不下，父母决定送我去爷奶家住。这一住，就是两年。夏天，奶奶整夜不睡，给我扇扇子赶蚊子；冬天，爷爷把我搂在怀里，帮我搓手暖脚。

我四岁那年冬天，爷爷要去村

外打麦场值夜。第一天晚上，他喊我睡后才摸黑去。后半夜我伸手找爷爷，摸到空枕头，立马哭起来。奶奶被吵醒，给我穿好衣服，领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去找爷爷。那夜的月亮很细，像道弯眉毛，星光却格外亮。

爷爷见了我们，又惊又喜。从那以后，他每晚值夜都带着我，我们形影不离。

打麦场除了几个石磙，就是几个麦秸垛，那是生产队十几头牲口一冬的口粮。场边有一溜土坯房，其中一间房子里，左边放着爷爷睡的绳床，右边堆着铡好的一大堆麦秸。床小，咱把被子铺麦秸上。”爷爷说。于是，麦秸堆成了我们的床。

晚上，打麦场静得很，夜空中的星星特别亮。我总缠着爷爷数星星：“爷爷，那几颗星咋像勺子？”“那一溜三颗星咋排这么齐？”

爷爷答不上来，就给我讲故事。他指着银河说，那是天河，拦着不让牛郎与七仙女见面。我那时特别恨王母娘娘，心疼牛郎和他的孩子。直到现在，夜空晴的时候，我还会下意识找银河，看看牛郎有没有过去。

爷爷没上过学，认字不多，讲这些全靠从别人那里听和自己琢磨。可我凡事爱刨根问底，常把他难住。

一天清晨，爷爷神秘地对我说：“今晚带你找个会讲‘冒话’（故事）的人，去不去？去了就得听我的，让喊啥喊啥，让走就得走。”我一听能听故事，立马答应了。

那天我盼着天黑，时间却走得特别慢。我在爷奶家门口的木墩上坐了半天，看母鸡带小鸡觅食，看蚂蚁搬家，看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。

天终于黑了。爷爷提着旱烟袋，带我出了村，去的是第四生产队的看场小屋。爷爷说看场的老头外号“老

炮”。爷爷喊他“叔”，让我喊他“太爷”。

到了地方，老炮太爷特别热情，拉着我的手：“这就是大孙子吧？快坐。”他旁边有小半碗炒黄豆，一个比我小的女孩正往嘴里扒。“这是今天炒的牲口料，我留了一把。你尝尝，香得很。”老炮太爷说。我怕吃了黄豆就没故事听了，就往爷爷身边挪了挪：“我不吃，刚吃完饭，不饿。”

“那坐下吧，你爷说你爱听‘冒话’，我的‘冒话’多着哩，给你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”老炮太爷笑了。我脸红着应了一声。爷爷拍了我一下，说：“今晚就听一个，太爷还得照管外孙女。”

老炮太爷的闺女出嫁后没了，留下俩外孙女，他和太奶奶各带一个，那时我见的就是他小外孙女。

那晚，老炮太爷讲了灰菜精和穷书生的故事。他讲得活灵活现，我听得入了迷——穷书生进京赶考，救了株被踩的灰菜，灰菜变作绿衣姑娘，夜深人静时帮书生洗衣做饭。后来书生考中进士，两人成了亲。“所以啊，孩儿，啥都有灵性，人得有慈悲心。”故事讲完，老炮太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。

我光倾听故事，都没发现那女孩啥时候睡着的。直到听见她的呼噜声，爷爷才带我起身告辞，走时都半夜了。

回家路上，爷爷问我：“故事好听不？”我使劲点头：“好听！爷爷，咱明晚还来不？”爷爷笑了：“来，只要你爱听，爷爷天天带你来。”

之后，只要有空，爷爷就带我去听故事。老炮太爷肚子里像藏着讲不完的“冒话”，有穷女婿富女婿的笑话，有穷书生苦读成才的故事，还有二大爷的生活趣闻……

有次讲完故事，老炮太爷摸着我

的头对爷爷说：“这孩子聪明，爱听故事，将来好好培养培养……”当时爷爷脸上的笑，是我从没见过的。

那晚回家，爷爷破例把我背了起来。我记不清我们当时说了些啥，只记得他的脊背又暖又宽，天上的星星仿佛离我们特别近。

多年后我才明白，爷爷带我听故事，不只是满足我的好奇心，更是在用自己能想到的办法，帮我打开看世界的窗。

如今爷爷走了。可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打麦场的那些夜晚，想起爷爷温暖的怀抱，想起老炮太爷讲的那些神奇的故事。

偶尔回老家，我会特意去那片荒废的打麦场。麦秸垛没了，土坯房塌了，只有天上的星星，还和当年一样亮。

我找到当年和爷爷一起看星星的地方，坐下来，点了支烟——我不抽烟，这是给爷爷点的。烟雾袅袅往上飘，像能飘到星空里。

“爷爷，”我在心里说，“我来听你讲故事了。”风吹过荒草，沙沙响，像是爷爷低沉的回应。

我抬头望银河，找牛郎星和织女星，忽然想起老炮太爷说过，人死后会变成星星，在天上守着地上的亲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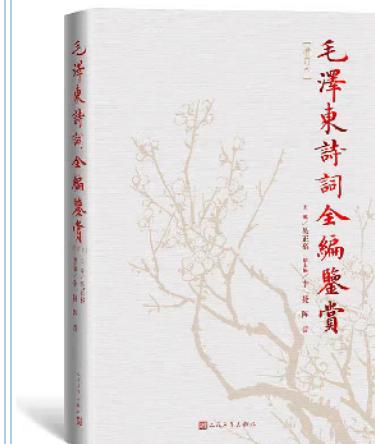
我不知道爷爷是哪一颗星，但我知道，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、护着我，就像那些夜晚，在打麦场上，他搂着我，指着满天星星，一个一个告诉我他知道的那几个名字。

现在我也当了爷爷，也有了小孙子。夜晚，我常抱着他，指着窗外的星星，讲当年爷爷给我讲的故事。

故事在传，爱也在传。就像那碗喜面条，做法简单，却装着最朴素、最真的情，还有爷爷对我的偏爱，平凡，却暖了我一辈子。



雄奇瑰丽的壮美诗篇



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言为心声，诗以言志。学习诵读毛泽东诗词，是走进伟人内心世界、了解其心路历程的一扇窗户，从中可以真切领略一代伟人的情怀与担当。

毛泽东诗词是记录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宏伟史诗。从早期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慷慨叩问，到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里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的豪迈宣言，每一首诗词都紧密贴合时代脉搏，生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、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丽征程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瑰宝，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，让我们得以触摸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，感受革命先辈为了理想信念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的伟大精神。

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着炽热的爱国情怀与深沉的忧患意识。面对任人宰割的民族屈辱，他“我怀郁如焚，放歌倚列嶂”；遭遇大革命失败的困境，他于“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”中坚守奋进。这种在忧患中不屈，在艰难中前行的精神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。

毛泽东诗词还展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与博大胸怀。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他坚信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”；面对艰难险阻，他从容应对，“雪里行军情更迫”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他胸怀天下，以“太平世界，环球同此凉热”抒发了共产党人追求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。

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不仅收录了毛泽东的经典诗词，更对每首诗词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解读。从创作背景到艺术特色，从思想内涵到历史价值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剖析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词背后的深意。无论是诗词爱好者，还是渴望了解中国革命历史、汲取精神力量的人，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厚的滋养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赋

周口赋

南豫见

豫东之原，有土若鼎，其名曰周家口。余驱车而南，望平畴万顷，麦浪翻云；溯沙颍而北，睹巨舶如鲸，樯橹摩天。昼聆越调之激越，夜闻老子之道德；晨仰太昊陵之巍峨，暮临龙湖之澹沱。仰观六千年之层累，俯察九万里之烟尘，乃知斯地也，实华夏根柢，中州咽喉，一瓣重花，千秋不休。爰抽短札，以写长谣；虽惭寸管，庶播洪猷。其辞曰：

若夫天开混沌，地剖鸿蒙。沙颍双川，若蛟螭之交颈；黄淮大野，若鹏翼之张空。裴李岗之炊烟，起自八千载；仰韶陶之彩笔，灼灼翻龙。平粮台方城，肇九经之规画；时庄之仓廪，储万国之租供。石铲石镰，耕稼橘于玄黄；骨笛骨哨，奏云门于昊穹。伏羲氏之八卦，一画开天；女娲之抟土，按土造众。于是，姓氏若星火，播百代以无穷；根亲之念，源远流长。

至若陵寝嵯峨，淮阳之墟。松柏森以千章，殿阙焕乎九衢。香雾与云霞交蒸，鼓乐与风涛互驱。春二月初阳，万姓趋跄，八荒辐辏，日涌人潮百万，旗卷晴光。老子生于曲仁里，道德五千言，紫气东来，青牛西遁。星斗授其玄秘，乾坤纳于方壘。于是康养之泉，潺潺鹿邑；高人之迹，留止津渝。漕运起而帆樯集，关帝庙前，商贾喧阗；叶氏庄园，雕梁画栋，封贮泉刀之府。越调声高，遏云裂石；胡辣汤浓，荡气回肠。泥泥狗之诡谲，庖老虎之雄趺，皆非遗之璀璨，炳若隋珠。

洎乎未来，宏图已张；临港新城，开放前沿；周项淮西，组群若星；沙颍如带，系此琳琅；教育医疗，并驾齐奔；住房养老，兜底无殇。数字政府，一网统管；平安周口，法治之光；共同富裕，示范之方。嗟夫！古有陈地，今有周口；昔载文明之舟，今扬复兴之橹。人与城共荣，道与产互哺；幸福生活，若日之升；魅力周口，如月之恒。

乱曰：

淮阳一瓣花，羲皇开其芽。

老子青牛过，紫气满中华。

沙颍连江海，漕运走龙蛇。

黄泛昔沉沙，今作万顷嘉。

红色未冷，转成研学车。

非遗蒸云霞，轻工业若霞。

六龙共壤首，百业竞纷葩。

他年回首，周口最堪夸！



秋光映水

李军摄

寒夜里的甜

张华

吃过晚饭，我走到小区大门口，望见昏黄的路灯下，停着一辆三轮车。车斗里，斜摆着一堆甘蔗，根根挺拔。车旁，立着两个年轻的身影，男子清瘦，正埋着头，用力摇动那台笨重的榨汁机的手柄；女子围着一条红色围巾，利落地将长长的甘蔗送进机器口。走近，我心尖一颤，车斗旁还有个小小的身影——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，裹得像个圆滚滚的棉球，正蹲在地上，抱着一根短短的甘蔗梢，专注地、津津有味地啃着。

因晚饭喝了点酒，我想买杯甘蔗汁解酒。那男子抬起头，露出一张被冷风吹得发红、带着些许稚气的脸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他看见我，憨厚地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他手臂摇动榨汁机手柄，一起一落，带着一种沉稳的、属于劳动者的节奏。那鲜甜的、带着植物清香的汁液，便汩汩地流入塑料瓶。

“天这么冷，还带着孩子出来，真是不容易。”我接过甘蔗汁，忍不住说。

女子用围巾擦了擦手，笑道：“没办法呀，生意就得赶这时候。娃娃在家里没人带，跟着我们反倒安心些。”她说话时，眼角的笑容自然而温暖，看不出半分对生活的抱怨。她转身从车上扯下一块小棉被，仔细地给那蹲着的“小棉球”又裹了一层。

我无事，便同他们聊起来，话语间，拼凑出他们简单的过往。他俩原是中学同学，年少的情愫生了根，便早早地告别了课堂，成了家，有了眼前这个啃甘蔗梢的“小棉球”。问起为何不像别人一样，去南方的工厂寻生计，男子停下手里的活儿，用袖子抹了把汗，说得实在：“没技术，进不去也是卖力气。不如在家里，跟着爹妈学了这个营生，虽然辛苦，但一家人总能在一起。”

“是啊。”女子接过话头，麻利地收拾着甘蔗皮，“苦是点儿累，累也累点儿，可你看，白天我们一起削甘蔗，晚上一起出摊，说说笑笑的，日子过得快。挣多挣少，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我感觉很幸福。”她说这话时，目光闪

过她的丈夫，又落在孩子身上。那眼神里，没有对繁华都市的向往，只有一种守着一方天地、笃定的满足感。

一阵冷风吹来，我不禁缩了缩脖子。地上的孩子却浑然不觉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举着那根被啃得斑驳的甘蔗梢，蹒跚地走到父亲腿边。男子弯下腰，一把将孩子抱起，另一只手继续摇着那沉重的手柄。孩子便在他怀里，居高临下地望着那汨汨流出的汁液，“咯咯”笑了。那笑声，清亮亮的，竟似比那甘蔗汁还要甜上几分。

我看着这一幕，忽然觉得这寒冷的夜晚也变得温暖起来。这一家三口，连同这辆三轮车，仿佛自成一个小小的、温暖的世界。他们的世界不大，或许就是这一车甘蔗、这条街、这个城市。他们没有宏大的理想，所求的，不过是一家人“热热闹闹”地在一起，用双手共同托举起一份实实在在的生活。

我喝着甘蔗汁，那甜，从舌尖一直漫润到心里。走回小区时，我忍不住回望，路灯将那一家三口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那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和着小女孩的笑声，在这寂静的寒夜里，竟成了一支最动听的歌。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